

棗

林

雜

俎

叢林雜俎 卷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懲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既大誠

得可宗

陳堯言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勦臣政虐

郭維經

王肇基

從龍內臣

黃澍

劉總憲宗周

朱曉嶺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冢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超

武英殿

文俊

修史

慈譽

北使事宜

周鈞

吳漢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禹書火可清

避諱

御寶

遷宮

徐洪基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道詩

唐世濟

周廷儒馬士英作聯

奢象美

追薦疏

偽弘光帝

金陵鬼撲

東宮

印段

戶圖

楊文曉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謫

群忠備遺

白門語錄

鹽官談遼孺木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聞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勘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潞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緣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  
以為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諫以次對未準俄傳外札上手折聞訖  
倉皇遠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  
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  
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  
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  
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濤德曰大家作罪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謀庶吉  
士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沉吟曰不  
亦樂乎不亦說乎二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咲  
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竇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復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裹城伯李國楨不登陴

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或服可汗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商觀光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己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賜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

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策冊送覽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授職名權將軍李及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員復歷寫合僅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銅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與杠己酉先帝右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爛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後長椅昇出先後衣并是麻布微傷其裳綻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添金靴先後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驍來臨不政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裹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

至李友處友據正字衡衡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凶悍所銅各官許家  
人博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莫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  
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倣之刑部尚  
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  
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宮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  
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  
御河橋皇正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  
盤坐襟邇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緼紳  
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貴論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  
候合選即圈於錄上赴部聽錄注否且回各營發休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就坐授注官面西向

宋企郊亦抗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滅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駐內臣加炮烙尤憚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駐完日釋之李友張 葛 等各湜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米冉呼 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火銀孟二人徵之不應曰盈祀我也 王都等杖斃黨

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蹙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 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頗狂潦倒隻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啟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三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字具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春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驃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汨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鋏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勑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奪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

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驛出  
吳襄曰兒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  
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  
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冤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  
之裏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 東宮默然  
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  
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頭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  
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拜  
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  
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  
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 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  
入京俾臣守關如或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

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敢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相顧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勑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闕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闕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列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右以 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故就自成已上焉無及矣天遠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洶懼大潰追殺亡筭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字亦作宴其所歸萬人馬撫裏自相語藉第必迷生言之猶為愧惟三十人總還騎十七扈人一家丁二云經歲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

去已儻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廷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顧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丁亥卯刻賊出阜成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部主事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喝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

不夾

李肖字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字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來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字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翊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硯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硯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硯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唐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逡巡將絕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

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寥誰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相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還上碑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漕米暫還留奇聘日立京師得奏之人三元平不復元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荀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得呂侍郎署部揖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還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算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弁南備悉尚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唐事撰文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元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括闢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賛周

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  
次尚書史可法高父國程註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擎  
史右手擎高亦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故蚊帳不具五月  
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  
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  
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眾遲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  
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贊是立何論序乎  
時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  
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  
初意亦不專雖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  
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絡事中李沾謂告廟文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

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 王乘筆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  
隴畝風窺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愍之贊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  
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  
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於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陂往復於  
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羣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  
京 先帝<sub>曾</sub>魯密勑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  
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勸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  
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

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  
退

厯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唇數曰遇順則止 高皇帝遂以手  
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 曰順治不其應  
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校整武英殿榜得一萬  
鈔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烈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鏗然有聲初欲移  
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待郎委某作追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  
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鋪錦衣衛設面簿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  
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  
進至內殿候 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 王具  
冕服導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  
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  
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 王祿中門出升  
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  
前引禮引班首官至 王位前通贊唱總摺笏班首跪摺笏承傳唱眾  
官皆跪百官跪捧寶官聞盞取寶跪摺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  
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盞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  
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行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

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輿百官以次而退  
儀注出主事呂寧吳本恭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  
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  
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  
國以廊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 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中  
前事厯歷如此儀曹失攷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  
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探籌得弘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  
火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  
辦事之旨士英特繫衡大學士非內任竟据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  
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  
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退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鑑以勞勤難  
泯遂移搆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儀  
出太監韓賛周爭趣之人成禮又明日晨後至及上監國張家宰疏  
校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詔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  
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憚專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先帝講筵  
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  
人固府保宦王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馬大相國境人也

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辦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詘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豐家或曰賊臣也偕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殺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日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瓶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敵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康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上目不知書確陽潛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授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福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趙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費津福緣僉僧德宗為寺推重難民避入城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屬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號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

賸

勸臣政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大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鋮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候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命錢謙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豈勿用大誠廢久觀環召計溫曖孔昭拉勸臣廷攻冢宰先一日欲勸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壁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丈臣時輕孔昭時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諫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宦侯朱國鴻及忻城並覲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鋮

劉伯溫嘗云傅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先不果

阮大鋮

桐城阮大誠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史科都給事因投逆璫巒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遇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諱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瑛之大誠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廩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誠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情不為耻

###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霍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東鑑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艱難莫代非淹之也郭意未慊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習章上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勅臣許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令署值南渡遂領總校  
為雄職素善結納圓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妹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  
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阬員海令人爭內臣專角舌  
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  
易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寫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  
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奉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舉山陽庚戌降發  
授順天遷翰林侍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聽馬士英甥婿也追

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錄乙榜亦嘗待詔侍 荆王  
譽雲南右參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闈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  
黃澍入朝廷劾馬士英責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額高相  
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  
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蘖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  
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三人交獲不休贊周凝立不動  
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靈心好之璫昇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  
恆始雖厚舊漸斥去索原直即市儈亦苦之蓋賣人去貢專市儈也內  
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畫再接決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  
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慷鑒恩賜內臣金幣

獨達韓賛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  
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資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  
臨御 上色不怡賛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余何賛周泣曰臣意官  
家恩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  
堂指賛周也承芳跪謝得免 上晨飲訖肉臣又進觴輒舉之不卻酣  
淫弛縱十月未幾蹈漢成之謹旋幸毋恙明年都市榜上供奉藥貽笑  
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  
初惟輔臣是任後偏補獎設華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  
責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走杭州通籍  
郡庠丙子舉於鄉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欒流寇開渠轉粟河

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並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  
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  
楚未及爪遽入朝意覬閩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譖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扶童鎮劫之具延攻也一言  
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愧死謝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累高相  
國間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筦質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謝還接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謝承矣尋免其官長禍  
匪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關  
蕩蕩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雋階至今為梗哀哉

憲鑒

恪恭仁壽皇太后鄭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避寇間關  
河北上遣內使畧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

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故衣窄袖微見屨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持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纏數百幣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船扶輿雖羣集竟用闔人入大明中門上迎於午門初遇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始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纏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仰名欽承大統馳念慈憐驚塵鼎沸腸刻刻以九迴瑞靄天開情遙遙而千里恭惟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闡教協敷佐先帝以咏關雎啟眇躬而美穆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難鵠髮添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轡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宗社之克紹實蒙榮膺爰致弘麻初羸弱之未寃有殊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樹瞻依時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邇通之望上憑泰稷之馨伏祈懇

展懼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肇隆恩均復載之規月馯先迓雲容嗣覲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懇於久  
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惟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  
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懼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  
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離臺望蹕尚煩於天路伏祈乾時安養福善就  
涼本朝之官慈宦宋家之殿保慶增觀鴻慈之福並圖燕喜之懼以  
上集于筆

東城兵馬指揮帝俸侍衛司正千戶都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  
河南城破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  
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渡河北窩確駕溝等處反於孟津越三  
日至浦子邢家范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世子隨至懷慶甲申

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監書堂官黃金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見窩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繙擾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金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祐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應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遺舍人閻守平見聖母於黃金家又恐泄還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艤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泛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來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竈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斬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日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

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坐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寡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聞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聞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翼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政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廟迎道左埽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漸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閩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啜鮮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該邊日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走乘馬士英云太後來其家同南走溧水東霸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謨

筆撫接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主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馬無一跡人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貴士英不應上乃母后之殉乎士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屢指時事之失內及迷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並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繆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食先

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  
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關臣事宜

一宣北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兩賞金兩疋段花段官絹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詹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  
玉帶一賞銀兩以上各摘賞緒一官賞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臨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蝶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蝶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驍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驍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驍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

金蝶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  
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蝶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更辛道費三萬金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英陽左懋  
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書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

懲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懲第齋翰館鴻臚寺懲第書壁宦為明  
鬼不為清臣兄懲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縛不動及遇害北  
人無不為流涕洪範姜蘭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篆都人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駒方倡義導之出轄入燕三桂不啟封  
達於捐政王明日捐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  
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驟故不及命捐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采  
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鎰范文程 災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  
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餽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异而新建  
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餽上章力抵新建至以新臺汚之

又株引史閣部張冢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誠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鑣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擢科給事中

周驥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誠甚銜之大誠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詛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汲而相失明汲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日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逮走句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圓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猿撻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

葉市

異議

六

相感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貞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  
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  
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  
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  
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蕭管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襄  
大義翼我 皇明轉危為安匪异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  
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  
亦立 潞王也遣幕客某覲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  
陳學士明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  
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  
竭解衣連沃 且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 福藩色不懼即告別膠

東留之曰天子母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遼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前籍當  
輕裁吳候 畫龍江闢諸臣指弁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  
日同朱撫盧劉誠意趙忻咸張家宰捷院司馬大誠聯疏許忘議者膠  
東解相印欲卜居廩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  
雷演祚中時忘被逮下獄同困驊鑑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矣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  
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  
此即一詩目也張家宰再推詞林校卜首姜巖事次及鐸以上舊也  
邊時對冢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

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約東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冢  
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貢陽  
並引疾鐸累擬頤中聲如奪鳥程溫體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  
請益同官已漸自諳奏分外誤貴陽悔之法司奏大辟廢除其罪嘗作  
奏誤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濱行薦以漸追鑑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  
則去母僕人彈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俗言諸璫亦求書  
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仕仕清歷禮  
部石侍郎壬辰三月遣察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正<sub>安</sub>鐸手閱杜子美集  
嘗見其 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頌聯早霞隨類影又一臘  
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蓋將短髮還吹帽莫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  
改作雪端午日賜衣謂何人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  
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笑遺興五首其一陶

潛遊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稿達生立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敬子不仕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史料給事中謂銓部金壇王重外之也顧不憚監國初銓曾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史四人不諳掌故集觀山家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相明倚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償起家三十年贍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業而地近亡偷王郎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發怒因許李侍郎大器家宰推沾操江都御史最分劉誠意之柄求吏相圖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詹亡何快快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豈也徐家宰詹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特其異援人借名善類采史

相國致膠東書乞命院云不敗失身他遠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歲躋極官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為構姦 先帝者憤之極欺罔聖明者  
奸之盛寧闢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發明以存實錄事臣於  
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  
似耳鼎捨馬超齡之邪等將以類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責因之  
地不獨殺為斬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  
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啟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大  
破二年穢梧熟於王化貞之說俾達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興孫得功  
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遺刺嘛僧弔  
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竇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向

先帝不之許遂嗾閹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懼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殺其復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殺其所練甲士稍稍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彙聚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逼內寇於是再以款市間先帝命慎

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竊入松哈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

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陞  
見切責良久偏諭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特議遂安時壬  
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遺一瞽者一點生與馬紹渝偕往往義州議  
款四月歸北不其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給大恨而款事人  
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迷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  
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  
發璽書下明詔首臣爲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  
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推牛驥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  
遣納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  
侍老慈命及慈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  
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渝等抱頭面面竝歸恐後尚未見慈面今反  
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囁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

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赦不成涕滿長安臺省  
患其奪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憤不遑下忽於  
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  
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解疏讀之或言其實總副鎮金銀累  
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  
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  
御史臺陳禹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  
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  
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异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  
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  
尚以秋斬未嚴卒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

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午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賄福協毒謀玩支解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  
處決欵此煌煌天語其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  
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  
疑新甲所為是人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  
意一至此也况 先帝篤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  
無不親裁繩靡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密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  
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  
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數厯巖艱饑饉饑饉  
略諭如此自宜 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  
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  
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所謂貽

禍慘毒專指親藩豈先帝痛恨之而皇上遠忘之乎且肅父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歿於黨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  
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  
政修德自強之實著而專以殺敵為事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不義邊  
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殺則非講金幣講獻  
納謀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殺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人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殺而不殺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隳為天下笑則使先帝  
抱不白之諱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極者搖鼓舌  
舌變亂是非致皇上疑新甲有于讓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  
罪累錄其子孫孤烈皇帝毅睦之心而曾恭皇帝在天之憫臣之所  
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皇上

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推銷骨臣不憊矣接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  
遺馬紹京渝纔出金牌書奉旨諱和上聞而惡之楊士慈玉臺會馬紹  
渝四川人萬曆壬子貞士云使至瀋陽宮闈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  
設甚盛重筵之上嚴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辰州紹  
渝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嬖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貞士前籍授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  
往瀋陽

名叱冢宰

首稱閩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麟忤貴湯有旨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亟時陽城張範山典銓二十  
二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璵瑞屏押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次月丹陽起

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徇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遼人據其與宋償者數輩給之入難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徵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攷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楷糠之困彼并罷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董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臯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迨走如輿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閑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咸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戍卜其復用因  
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潤躉萃於一身即  
爛羊不异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和更叔事  
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日服甚第吾叔不作詩  
尤善澤清微笑方於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  
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空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  
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寫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  
字壇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簡庚於污陽  
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刑潤曰不必  
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賈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  
南事紛紛歎日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移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誠楊文翰馮可宗輩各  
購進大內嘗演麟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官例承辛  
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碩一日覽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裹妝出若  
千質弱萎蕤委於塵靄則焉士英望風導慾大誠輦從之而靡耳噫南  
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輶嘗來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  
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輶悟覆孟歎日俊豫陳二人得此

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乎  
大誠自負為君子文總自負為詞匠污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  
噲伍不足論也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  
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遼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  
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復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  
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歛縣方世鳴等至  
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  
分貴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廁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  
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宦藏身瓦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主事本奏董其成予告之日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闇橫擾或母子自剗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 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嘗命再選初各官必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襲視選七十人寢及蘇杭吳中淑擾 太后侍女金 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 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誠入其宗女雖殊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應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毬疲於奔命上  
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貞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樓  
雉亦頭蟲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  
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槎杆牛宿三宮稱宰  
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厄金  
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巽己午火微未申莫安連江南黃花玉蕊  
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成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且奴空  
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  
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  
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趨耳邊但知一百敬他老

人頭似雪沐染城中造宮閣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  
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  
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 文皇帝嘗呼少  
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浚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  
於鈇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鳥無角者牛並  
出地海實被魄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犯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  
幸勝于士變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闢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  
兀术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帳門則大怒

民謡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土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土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  
生

紙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模模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璽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憚既登第嬖妾王氏纂封命同邑丁庶子進以故郤噬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邁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陳所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栻司馬揚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是同母夫人居非遺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璽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遜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璽曰先帝升遐日崩進自慚漸隙

###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

欲南行可挈也因倍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徒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覲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薄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骭必雙不可偽示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昌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寃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援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歲門後欲諱

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揖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  
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  
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幹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果核  
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  
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寃相國  
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李廉張次  
仲元姑遊留都遇金壇于鑾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  
鑾過元姑所時東宮初至元姑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  
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謁亦不敢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  
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  
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延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  
欲認我須某闇來時某闇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

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垂死之耳明日元屹還訪鑿盡變其說  
云偽而非真蓋狀於禍也元屹還里邑侯林塗子埜來訪問以前事子  
埜曰甚真 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  
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瀆杭州推官叢諸說證之則王之

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

人心耳嗚呼日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己卯夏復掌東  
晉監位歸贊周下

吳駿公曰

東宮詔令聰敏出閭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

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讀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

上圈去數句又殊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

臣二人侍班日皆為常侍閨田

丘志忠入數人俱髫秀丘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讀藏物有本末物讀丘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

然字有不可誤者故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 殿下他日臨政豈  
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 東宮作字或倣或繼甚有法今日  
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遺司禮丘 辨視號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足官眷御史  
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始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間  
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陞  
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 云此書  
不知變帥鴻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  
宮中一席地緣苦埋愁清渴啞忍足矣何至奪法吏之手揚衾裯之羞  
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摶童氏聖諭曰潛夫同卧起穢我縹緲  
重玷國體大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汚穢此三家村諭師

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讖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致童氏

邸報

弘光者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捍政至購得之大不  
惺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淵高傑故鄉盜號翻山鶴崇禎四年為我帥馬料敗之崇信縣乞降  
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費傑同閹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  
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  
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復不令入營即令可濟收之因在西安礮  
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蒙及孫傅廷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  
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

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聞軍船萬人知  
傑變邢氏賄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十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  
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額不及也劉澤清  
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美曰此水滸傳  
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憚阮大誠間之喜稿報者十金兩人同事異情時  
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卹之無以安  
諸鎮而失處許定國人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還諱定國明非  
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復滅按南宋  
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聰  
與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

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  
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道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  
此還聞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毡自  
下拜求出師蕩寇襟雖跋扈頗感動破李衆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 皇陵鬼撲

乙酉中秋月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丸  
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衰絰哭泣聲聞人挺之則  
杳

### 哀定

華亭袁定少卿燭之季子甲申五月間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  
際值先帝蓬若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火至建文帝廟叱詫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

日明春正月不祥矣各散有母疊案間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磨懸言其狀色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忌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上英阮大誠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

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

吏部尚書張捷  
左都御史李沾

或言武英殿上聞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光去耳一无復亂中原  
一主卧西宮四鎮雄兵迎北二光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  
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島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  
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船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  
大言于直廬

楊文驥

楊文驥龍友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宰青田助剿識  
盜量移江寧嘗寓金陵寘田園至是政廢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苟蹟  
自恣終未薰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逼年誼西征自效徵稱兵部職方司

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原米露積無主請目馬  
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駒仍治  
縣益誕放蕪山改南京右都御史革疏劾文駒追堂吏榜其門毋視事  
明年夏貴陽人相以甥婿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侄此  
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  
俄傾鄰人錢生曰貴卿洪武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  
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石  
僉都御史一日遼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夜聞報即出  
奔追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廷儒馬士英作聯

周廷儒字玉繼先賜玉後賜繩繩縛廷儒之頭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瑞草家藏瑞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鄰

路振飛

唐王聿復先發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  
同知望高牆氣异省問聞而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余何王亦泣  
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  
飛賄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采全其家蓋  
承疇子在鄭芝龍所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上不能諱各  
疑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奢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忿難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  
遁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妻冒其名銜入官未人問梧計  
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虔縣事延陸首助餉徐太宰石麟曰此  
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起奢檢討象美家象即身仕象美嘗赴游

王之昌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劫餉相屬市人烏合眾心  
紛拏卒卯故監軍閩人劉復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體避夜走肖  
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  
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來之失機人汪日升以萬  
兵來北門象美迎聞或言其遁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  
十二金急極及應募克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紹事毓新爭長  
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甄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數一萬  
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遷王常芳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  
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

剝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續應之盧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領朱橋其也朱橋則國安兒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兒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泝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趣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敵覬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

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燃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料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雋遽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术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寧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方矢投刃者無筭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東陽見國安稟命痘發背卒于延平馬士英奔詔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

朔首述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長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暨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  
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與圖卷為板  
蕩王室如燬無孔通以何依泰山其額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  
日神京被陷官府僉衛惣乏甲楯之佽飛樓櫓于城竇鮮蟄弧之超距  
即於次日聖帝登遐殂落弗俟乎考繼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  
難者外而輔撲勦滅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鵝鴨之血春花萬  
樹俱捨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  
自衣冠復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  
答君自戎寥寥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  
奄老病虺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颶颶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  
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傷數而  
數屬天或其法誤人而人憤固當其龐荆襄而不問寶資彼以餓糧入

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逃便宜之策遲秋去邠尚可是及美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貢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效效董氏之筆書但得位太丈以觀天顏惟有醵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冰當三爵之暇勤代鼓考鐘宣八音之過客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滿難諸臣無幸受禡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仳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喚遠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厦視若金融限飛渡之長江特為天塹後為後戎迎之以草食空漿后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煙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

蓬馬何暇吊舊遊之麋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  
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院故事刀環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鶯屍  
供寒鵠以吐弃是乃外蛇闕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  
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  
授首跡於鴉鏡之可疑歟及殞身豈其報瓦之不復某等伏願軍持一  
夕燎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未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鉛六極苟非順命忍就短凶益者  
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徇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  
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未城善哭效杞梁  
之婦豈人人運贊於磨碣胡在在歟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月  
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懵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  
絕脰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興孝子

愚能讀禮於始終祇憐魯血化青麟時憶清明灼黃誠由是涼席閒無  
適之會泉臺遠不速之賓大用金鏡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  
附贊懸籠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粘解縛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  
同業報中更時償夫別報若得不忍不尤第擇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  
碍總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宦謹

史冊流芳雖未滅叔猶可清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宦謹書  
於烏龍潭者跡捕頗眾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  
克振司馬渝思恂羣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  
弘光皇帝也偽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事工人益以為真高士

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  
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長沅道 徐燁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  
御朱門雉尾設幄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衛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  
州巡撫都御史范驥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  
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幃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  
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  
臣迎事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接四川時太倉馬光昌以遵義副總  
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光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  
帝者及朝沅州僞者懼露掩左袂歔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  
奉陛下僞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實調鈎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  
帽木棟將辛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率入行宮即總  
督府也因縛僞者抗辯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

十九日薄暮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亡賴  
士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賓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

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故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  
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人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  
孝更無疑

前 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史 丘從周罵賊 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寧祝萬齡不汚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於宸諸  
生也殉之

前按江西金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 都御史鄆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戶糴州宋師襄

前 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 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  
天啟乙丑進士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蒲投洪武門河下救出  
明日剪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知經泣下明日題白柬  
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亡何  
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  
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貞士睦明永自經

丹陽荊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宿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卽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日何事尚欲來  
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弓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  
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益伏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  
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  
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  
主不愧忠貞南都既復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  
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

子完淳

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  
又南冠無限河山泪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  
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泪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  
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恭人  
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闌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  
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閣推江左張忠兩姓傳十年  
黃鸝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  
賢客荅應女兒康寧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  
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半村先生

叩閣應有路兄弟竟齊遊盱眙同時盡喪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  
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轡待楚囚聞大鴻仲熙訃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篤五日不死婦費氏  
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舉許

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評到官罵兵備道

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屑被殺遺詩曰一  
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  
婦朱氏聞來連持刃向遺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奪我我先殺汝等然  
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  
止絕粒死友人唐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臭武林門盛暑蚊蚋不侵

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喪 以父任浙西右游擊寓幕聞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予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後中書吏閣李存義也

非前督倉侍郎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史卒多効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子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殯之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聞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貞士戊子四月未縛至杭州縞衣襟裾間題咏

俱爲市人聚觀求褚墨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  
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  
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前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遽忽云亡歎賊  
奴來更慘傷使中原亦子一時難髮天朝人物傾化犬羊博望揮椎中  
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肅  
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鋮相危不赴為憲語同  
年包長明角庚曰首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  
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

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  
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  
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  
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  
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  
為墟雍雍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漠漠恒情  
向昇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  
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書木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

今父母依樂道遙分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  
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渡錢塘烈  
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  
冕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永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麒號虞采原名文治未邵諸生  
萬曆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  
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  
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未邵倡義尚書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憊不能任  
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  
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殯以米因袖有詩銅蒼頭祖敵殉其旁先是  
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麒頓首貝勒王麾下

麒麟本東海神魚薺圉沛蟲賴過。先朝僭儕九命敬歷非不深矣國恩  
非不厚矣一朝九鼎傾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  
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遇採與論特遣信使懇責琬琰薦錦嶠於  
朽株披袞章於涸壤可謂薪槱以遠矣顧石麒麟幼系庭廡長多肺咳年  
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謾言銷  
骨至今瘦瘠不能起註朝伊夕此麒麟轉呻吟之狀載在非歲十月卯  
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延觀摩  
必藉老成顧德麒麟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  
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湯有伯夷  
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巖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顧廉懦  
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  
容一皤皤老人卧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

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鶴背之老敦詩說禮據儒而稱蓋以不有出者誰其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絳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顧之墮穎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寢居以鐘鼓彊枋得以就道則石麟塚中枯骨就床蘇魂相距黃泉不能以慮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文就繼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達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免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起於寓園

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蓍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弧腥膻變土盡胥汚敝廬惟願照舊廟召陵共主嗟今無鳴呼一歌分歌正呼昏昏天地何時極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知幾庵來貢策貪榮雖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隼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分歌以歛彼蒼浩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藉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處二賀名齊揚王母棺輦海弗歸專棺七日羹唧漿形容鷓鴣憂且皇為此身殉貧志亡蕭蕭風木滿涓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哉羌留此雙眉報幽卿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瀼瀼其三有母有母夫靡他堅操白節譽

拔荷蕩蕪淚慎無時。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疴自稱未亡  
誓清和和九盡荻誦痴魔婚嫁兩孤翼未瞻忻然復命歸幽窩哀哀閨  
極空吟義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泡其  
四 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鸞長兮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  
冲冲壯敢踞石效釣翁睡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耿  
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葬鯢鯨西風度  
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肅欣  
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云斬髮無父易枉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  
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安能北面而臣  
魯仲連義不帝秦盜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倣為五歌惡夫處士沾  
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人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遺知二義樂泉臺  
獨為君子應同恨急着吾鞭訂水渭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宦為東燮鬼不作荆頃人  
臨山衛諸生高廟孝廉高岱子也捐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  
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僭僭夫走小嶺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

先鴻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墮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

箕涓潛

鄞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李文琦文瓚俱憐死文琦以乙酉入閩准貢  
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秦順文瓚  
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其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  
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隻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

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溫州聞亂奏賑三千金亡何事遺兄弟自奉順避于里丁亥臘月有姦盜俱遇害文奇婦沈氏文贊婦張氏俱自經慈谿沈復旋崇禎丁丑進士卒候官還里不辭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憂性嗜古集墳場屋乙酉貢太學聞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入坐繫竟被殺憂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令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築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楊遵藏於家

###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弘光帝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不事二姓承疇色追又問如我者云何日明公今日足報先皇帝九  
壇之祭遂遇害蒼頭竭其貲購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木書

黃公之僕某乃就繼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曆乙未進士

丙戌一月

自經

候官齊吳不辨髮丁亥被執卒焉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傅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戊子秋敗死

林尊賓燕公主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戊子秋敗死

周霑殿大學士周文懿公盤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上俱莆田

候官林空子埜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鍵跡不一至公

府己卯納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莫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  
郎中

葉向高督

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宵於夏夏欲贈之三

百金夏曰子甚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善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具三  
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歲進士明年授海寧令大得民和勢家競肅己酉  
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還家貧仍館翁

氏戊子義旅脅空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  
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幾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留興閩六月  
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幕湖乙酉八月忿憤卒

孝廉  
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急建泰失行上摺政王吉歷敘建泰  
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西返自經  
或言其富僨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祐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  
沉園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一作東明寺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進山東勝寺僧指庵曰丙戌月日有二十  
二人齋集鉢架免胄而入令米三斗作飯蓋一升作九勺半具食並  
恭謹如禮僧异之間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復之毋敢效也求浴裏衣朱殷夕燭虽  
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鏡試鳥雀無一失鐘仗重鐵度所歸荷百  
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  
捺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往彼泪隱隱承睫曰吾模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

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氏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敗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俊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逆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愴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异哉若而人殆文駕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遺錄羣忠姑真其死事者以俟壽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曾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收之僅

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采與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

有以安人心因題卽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錚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適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哀憊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持月秣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无坐枯想數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之獎不講學有不講學之獎先生言取爾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

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大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頑子不貳不遠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 即接續善成性何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即一天一地  
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  
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  
所格何物如忿慢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慢好樂憂患恐懼  
便非格無所忿慢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  
云豈非色有其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

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動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  
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忘之妙 慎獨便是忠誠 惡惡

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

觀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覩不聞工夫在睹聞上用覩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德闡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魄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孰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

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闢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淺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子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人曰苟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彈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審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忘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已忘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復吾知免夫與夫子云久允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已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

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  
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  
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  
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  
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  
來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砍  
候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悟其邪五爻自續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圓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  
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  
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  
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  
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  
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蓍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着蓍筮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發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  
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僨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報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  
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  
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太祖  
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

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畧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今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憚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蕭伯玉土翠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譁宗瞿曇

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俊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眞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揚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此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丐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哀了凡以大明律先設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噭聲立起坐人間之日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待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邊之鄉紳示重不在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固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

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墓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渝仰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願依道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盪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鯿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邱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喆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

身如來說為可憐聞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  
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德通良在吾  
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僧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  
鶴翔俊幸飲茹水銅鷲綺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  
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瞻言練若斯此祇洹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  
調徇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渡脫於百千萬劫闡提慳是罪波  
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  
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  
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旬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  
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  
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人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罪  
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贊漢心禪說亦僅窺游戲之跡止

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豐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眊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

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  
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  
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  
其甘如飴何也殺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  
蠅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美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  
等有餚有醢有餧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臠之制噫  
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  
六經則黍稷稻梁也史則腳膾臠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酸  
醕醡也管韓諸書則豕哉魚膾臠脩肺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酏也  
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栢菱楨棗栗梅也老莊諸子則蕷桂椒蓼  
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頃草愁而營則歌詩咏醫事驟則史鑑如  
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蔚夏宜膳鯿秋犧麋冬鮮羽也漱其精棄

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鳥臚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侑以爪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木晉今乎初食阿舍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舜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簞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